

文獻通考

百八十九至九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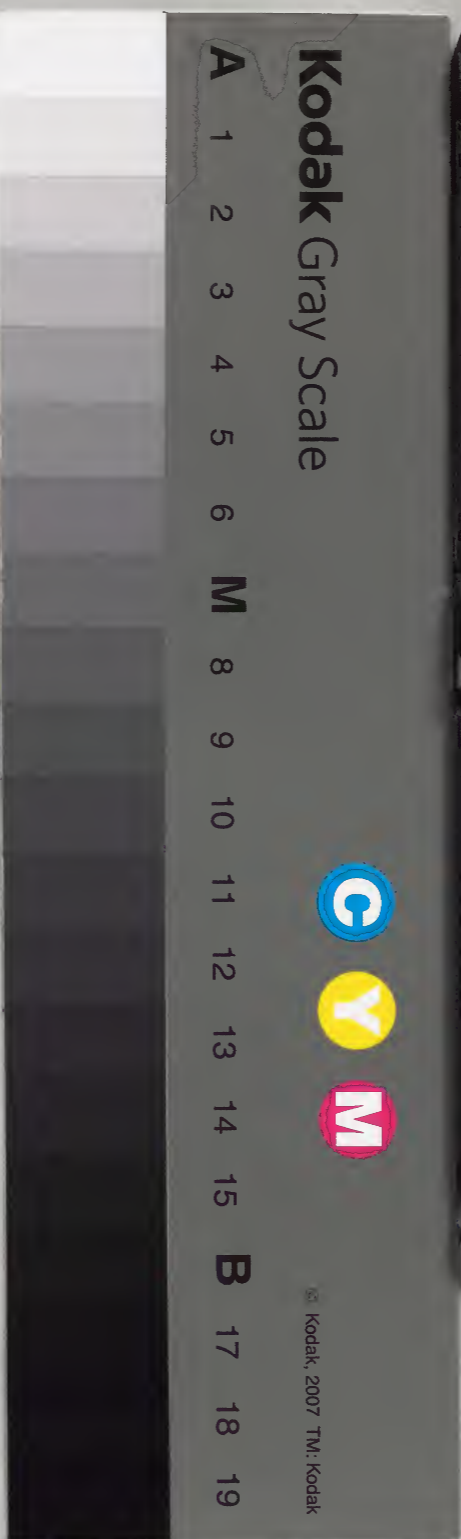
經籍考

漢書門類		
六〇〇號	一二函	一四〇冊

內閣文庫		
六〇〇號	一四〇冊	二九四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600
冊數	140 (82)	
函號	294	6

廿百四十一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九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淺草文庫

經籍攷

經小學

漢藝文志易曰上古聖人結繩以治後世聖人

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揚

于王庭言其宣揚於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古

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

書師古曰保氏地官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

注假借造字之本也師古曰象形謂或成其物

即指事也謂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象

意即會意也謂比類合誼以見指攝武信是也

象聲即形聲謂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

轉注謂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假借謂

之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文字漢興蕭何

草律師古曰草亦著其法曰大史試學童能諷

書九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

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韋昭曰若今尚書蘭

書今之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効六體者古

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師古曰古文謂孔

古文而異者也篆書謂小篆蓋秦始皇使程邈

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主於徒隸從簡易也

繆篆謂其文屈曲纏繞所以摹印章也皆所以

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古制書必同

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

用其私師古曰各任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

文也今亡矣夫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謂史

我初涉學尚見闕文今則皆無任意改作也蓋傷其寢不正史籀篇

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

體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

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

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

所謂秦篆者也是時始造隸書矣起於官職多

事苟趨省易師古曰趨讀曰趣謂趣施之於徒

隸也漢興問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

六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為蒼頡篇師古

曰并合也總合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

復字師古曰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

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蒼頡中正字

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楊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楊雄作十三章班固曰臣也作十三章後人不別疑在蒼頡下章三十四章中凡一百二章無復字六藝羣書所載略備矣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為作訓故并列焉隋經籍志說者以為書之所起起自黃帝蒼頡比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著於竹帛謂之書故有象形諧聲會意轉注假借六義之別古者童子示而不誑六年教之數與方名十

歲入小學學書計二十而冠始習先王之道故能成其德而任事然自蒼頡訖于漢初書經五變一曰古文即蒼頡所作二曰大篆周宣王時史籀所作三曰小篆秦時李斯所作四曰隸書程邈所作五曰草書漢初作秦世既廢古文始用八體有大篆小篆刻符摹印蟲書署書及書隸書漢時以六體教學童有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鳥并藁書楷書懸針垂露飛白等二十餘種之勢皆出於上六書因事生變也魏世又有八分書其字義訓讀有史籀篇蒼頡篇三蒼埤蒼廣蒼等諸篇章訓詁說文字林音義聲韻體勢等諸書自漢佛法行於中國又得西域

胡書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義廣謂之
婆羅門書與八體六文之義殊別今取以附體
勢之下又後魏初定中原軍容號令皆以夷語
後染華俗多不能通故錄其本言相傳教習謂
之國語今取以附音韻之末又後漢鐫刻七經
著於石碑皆蔡邕所書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
經相承以為七經正字後魏之末齊神武執政
自洛陽徙于鄴都行至洛陽值岸崩遂沒于水
其得至鄴者不盈大半至隋開皇六年又自鄴
京載入長安置于秘書內省議欲補緝立于國
學尋屬隋亂事遂寢廢營造之司因用為基礎
貞觀初秘書監臣魏徵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

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秘府并秦帝刻石附於此
篇以備小學宋三朝藝文志曰漢志六藝以爾
雅附孝經六書為小學隋沿其制唐錄有詁訓
小學二類爾雅為詁訓偏傍音韻雜字為小學
今合為一自齊梁之後音韻之學始盛顧野王
玉篇陸法言切韻尤行於世

漢志十家三十五篇入楊雄杜林家二篇

漢志爾雅以下四部二十六篇漢志元附孝經今
厘入小學

隋志一百八部四百四十七卷通計亡書合一百三十五部五百六

十九

唐志六十九家一百三部七百二十一卷失姓名三

家徐浩以下不著錄二
十三家二十四十五卷

宋三朝志六十七部六百八卷

宋兩朝志二十部一百四十二卷

宋四朝志二十二部二百七十七卷

宋中興志一百二十八家一百五十五部一千一

百一十三卷

爾雅三卷

晁氏曰世傳釋詁周公書也餘篇仲尼子夏叔
孫通梁文增補之晉郭璞注文字之學凡有三
其一體制謂點畫有縱橫曲直之殊其二訓詁
謂稱謂有古今雜俗之異其三音韻謂呼吸有
清濁高下之不同論體制之書說文之類是也

論訓詁之書爾雅方言之類是也論音韻之書

沈約四聲譜及西域反切之學是也三者雖各

名一家其實皆小學之類而藝文志獨以爾雅

附孝經類籍志又以附論語類皆非是今依

四庫目置于小學之首

陳氏曰晉弘農太守河東郭璞景純注按漢志

爾雅二十篇今書惟十九篇志初不著撰人名

氏璞序亦但稱興於中古隆於漢氏而已至陸

氏釋文始謂釋詁為周公所作其說蓋本於魏

張揖所上廣雅表言周公制禮以道天下著爾

雅一篇以釋其義今俗所傳三篇或言仲尼所

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沛郡

梁文所考皆解家所說先師口傳疑莫能明也
舊有劉歆樊光李巡孫炎之學今惟郭氏行於世
朱子語錄曰爾雅是取傳注以作後人却以爾
雅證傳註爾雅非是只是擬諸處訓釋所作
趙岐說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在漢書亦無可考
爾雅釋文一卷

陳氏曰唐陸德明撰

爾雅音訓二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以孫炎郭璞二家音
訓為尚狹頗增益之

爾雅疏十卷

晁氏曰舊有孫炎高璉疏皇朝以其淺略命邢

昺杜鎬等別著此書

陳氏曰邢昺撰其叙云為注者劉歆樊光李巡
孫炎雖各名家猶未詳備惟郭景純最為稱首
其為義疏者惟俗間有孫炎高璉皆淺近今奉
勅校定以景純為主共其事者杜鎬而下八人
止齋陳氏跋爾雅疏曰古者重小學爾雅所為
作也漢興除秦之禁嘗置博士列於學官至今
漢儒書行於世如毛氏詩訓許氏說文楊氏方
言之類蓋皆有所本云隋唐以來以科目取士
此書不課於舉子由是浸廢韓退之以古文名
世尚以注蟲魚為不切則知誦習者寡矣國初
諸儒獨追古依郭氏注為之疏爾雅稍稍出比

于熙豐三經行學者非字說不學自先儒注疏
皆罷絀而爾雅益廢余憶為兒時入鄉校有以
爾雅問題者余用能辨鼠豹不識螻蛄為對其
事至淺諸老先生往往驚嘆以為博也郡有刊
疏并音釋若干卷以久不就字畫多殘闕金華
趙君子良來為推官繕補之始頗可讀趙徵余
言因叙此書之所以廢且見子良之志子良學
於東萊呂伯恭氏於余為同年進士名善珎
爾雅音略三卷

晁氏曰偽蜀毋昭裔撰爾雅舊有釋智騫及陸
朗釋文昭裔以一字有兩音或三音後生疑于
呼讀及釋其文義最明者為定

小爾雅一卷

晁氏曰孔氏古文也見於孔鮒書

陳氏曰漢志有此書亦不著名氏唐氏有李軌
解一卷今館閣書目云孔鮒撰蓋即孔叢子第
十一篇也曰廣詁廣言廣訓廣義廣名廣服廣
器廣物廣鳥廣獸凡十章又度量衡為十三章
當是好事者抄出別行

爾雅新義二十卷

陳氏曰陸任撰其於是書用力勤矣自序以為
雖使郭璞擁篲清道跋望塵躅可也以愚觀大
率不出王氏之學與劉貢父所謂不徹薑食三
牛三鹿戲笑之語殆無以大相過也書云玩物

喪志斯其為喪志也弘矣頃在南城傳寫凡十八卷其曾孫子適刻於嚴州為二十卷

注爾雅三卷

陳氏曰鄭樵撰其言爾雅出自漢代箋注未行之先蓋馮詩書以作爾雅爾雅明則百家箋注皆可廢爾雅應釋者也箋注不應釋者也言語稱謂宮室器服草木蟲魚鳥獸之所命不同入所不能識者故為之訓釋義理人之所本有無待注釋有注釋則人必生疑反舍經之言而疑注解之言或者復舍注解之意而泥已之意以為經意此其為說雖偏而論注釋之害則名言也

博雅十卷

晁氏曰隋曹憲撰魏張揖嘗採蒼雅遺文為書名曰廣雅憲因揖之說附以音解避煬帝諱更之為博云後有張揖表憲後事唐太宗嘗讀書有奇難字輒遣使問憲憲具為音注援驗詳覆帝歎賞之

陳氏曰魏博士張揖撰凡不在爾雅者著于篇仍用爾雅舊目館閣書目云今逸但存音三卷今書十卷而音附逐篇句下不別行揖又有埤蒼三蒼訓詁雜字古文字訓凡四書見唐志今皆不傳

蜀爾雅三卷

陳氏曰不著撰人名氏館閣書目按李邕鄂云
唐李商隱採蜀語為之當必有據

埤雅

晁氏曰皇朝陸佃農師撰書載蟲魚鳥獸草木
名物喜採俗說然佃王安石客也而學不專主
王氏亦似特立者

陳氏曰釋魚釋獸以及於鳥蟲馬木草而終之
以釋天所以為爾雅之輔也此書本號物性門
類其初嘗以說魚說木二篇上之朝編纂將就
而永裕上賓不及再上既注爾雅遂成此書其
於物性精詳所援引甚博而亦多用字說
急就章一卷

晁氏曰漢史游撰唐顏師古注游元帝時為黃
門令凡書三十二章雜記姓名諸物五官等字
以教童蒙急就者謂字之難知者緩急可就而
求焉自昔善小學者多書此故有皇家鐘繇衛
夫人王羲之所書傳于世

陳氏曰其文多古語古字古韻有足觀者

方言十三卷

崇文總目漢楊雄子雲撰晉郭璞注今世所傳
文或謬缺與先儒所引時有差云

晁氏曰雄齋素油問上計孝廉異語悉集之題
其首曰輜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予傳本
於蜀中後用國子監刊行本校之多所是正其

疑者兩存之然監本以秋佳為秋侯以夏為夏引傳糊其口於四方作糊予口未必盡得也陳氏曰首題輔軒使者絕代語末載答劉歆書具詳著書本末其略云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常抱三寸弱翰齋素油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鈇摘次之於槩葛洪西京雜記言子雲好事常懷鈇題集從諸記訪殊方絕域之語蓋本雄書所云也

容齋洪氏隨筆曰今世所傳揚子雲輔軒使者絕域語釋別國方言凡十三卷郭璞序而解之其末又有漢成帝時劉子駿與雄書從取方言及雄答書以予攷之殆非也雄自序所為文漢

史本傳但云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蒼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雄平生所為文盡於是矣初無所謂方言漢藝文志小學有訓纂一篇儒家有雄所序三十八篇注云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雜賦有雄賦十二篇亦不載方言觀其答劉子駿書稱蜀人嚴君平按君平本姓莊漢顯宗諱莊改曰嚴法言所稱蜀莊沈寘蜀莊之才之珍吾珍莊也皆本字何獨至此書而曰嚴又子駿只從之求書而答云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則縊死以從命也何至是哉既云成

帝時子駿與雄書而其中乃云孝成皇帝反覆抵牾又書稱汝穎之間先漢人無此語也必漢魏之際好事者為之云

釋名八卷

陳氏曰漢徵士北海劉熙成國撰序云名之於實各有類義百姓曰稱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意故撰天地陰陽四時邦國都鄙車服喪紀下及民庶應用之器即物名以釋義凡二十七篇說文解字三十卷

晁氏曰漢許慎纂李陽冰判定偽唐徐鉉再是正之又增加其闕字

陳氏曰凡十四篇并序目一篇各分上下卷凡

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雍熙中右散騎常侍徐鉉奉詔校定以唐李陽冰排斥許氏為臆說未有新定字義三條其音切則以唐孫愐韻為定

容齋洪氏隨筆曰許叔重在東漢與馬融鄭康輩不甚相先後而所著說文引用經傳多與今文不同聊撫逐書十數條以示學者其字異而音同者不載所引周易百穀草木麗乎土為艸木麗乎地服牛乘馬為備音備牛乘馬夕惕若厲為若夕寅其文蔚也為斐也乘馬班如為驢如天地網緼為天地壹壹所引書帝乃殂落為勛乃殂窳三苗為窳塞也音倅三苗又闌園升雲半

有半無獮有爪而不敢以擬及以相陵憊維縮
有稽之句皆云周書今所無也所引詩既伯既
禱為既禡既禡新臺有泚為有玼焉得諉草為
安得憲非論語荷蕢為荷吏褻裘為話衣又有
路予之是一句孟子源源而來為諛諛接浙為
澆浙澆其兩反左傳危涼為甌涼芟夷為芟發音
夷國語觥飯不及壺殮為飢飯不及一食如此
者甚多

說文字源一卷

崇文總目唐李騰集初李陽冰為滑州節度使
李勉篆新驛記賈耽鎮滑州見陽冰書歎其精
絕因命陽冰姪騰集許慎說文目錄五百餘字

刊于石以為世法云

說文解字韻譜十卷

晁氏曰高唐徐鍇撰鍇以許慎學絕取其字分
譜四聲殊便檢閱然不具載其解為可恨頗有
意再編之

說文解字繫傳四十卷

陳氏曰南唐校書郎廣陵徐鍇楚金撰為通釋
三十篇部叙二篇通論三篇祛要類聚鍇綜疑
義系述各一篇鍇至集賢學士右內史舍人不
及歸朝而卒鍇與兄鉉齊名或且過之而鉉歸
朝通顯故名出鍇上此書援引精博小學家
有能及之者

巽岩李氏序曰漢和帝永元十二年太尉祭酒
許叔重始為說文解字十四篇凡五百四十部
其文九千三百五十三後二十一年當安帝建
光元年叔重子冲乃且以獻晉東萊愷令吕忱
繼作字林五卷以補叔重所闕遺者於叔重部
叙初無移徙忱書甚簡顧為它說揉亂且傳寫
訛脫學者鮮通今往往附見說文蓋莫知自誰
氏始古文籀文疑是吕忱始增入今或以附
說文或在陽冰以前若說文元自有此則
林罕不應謂忱補許氏遺闕也戎字當
時增入上字則說文元自有矣更詳之陳左將
軍顧野王更因說文造玉篇三十卷梁武帝大
同末獻之其部叙既有所升降損益其文又增
多於叔重唐上元末處士孫強復修野王玉篇

愈增多其文今行於俗間者強所修也叔重專
為篆學而野王雜以隸書用世既久故篆學愈
微野王雖曰推本叔重而追逐世好非復叔重
之舊自強以下固無譏焉大曆間李陽冰獨以
篆學得名時稱中興更判定說文仍祖叔重然
頗出私意詆訶許氏學者恨之南唐二徐兄弟
實相與反正由舊故錯所著書四十篇總名繫
傳蓋尊許氏若經也惜其書未布而錯亡本朝
雍熙三年錯兄鉉初承詔與句中正葛湍王惟
恭等詳校說文今三十卷內繫傳往往錯見豈
其家學同源果無異派歟錯亡恙時鉉苦許氏
偏旁奧密不可意知因令錯以切韻譜其四聲

庶幾檢閱力省功倍鉉又為錯篆名曰說文韻譜其書當與繫傳並行今韻譜或列諸學官而繫傳訖莫光顯余蒐訪歲久僅得其七八闕卷誤字無所是正每用太息蓋嘗謂小學放絕久矣欲崇起之必以許氏為宗而鉉錯兄弟最其親近者如陽冰林罕郭忠恕等輩俱當收拾採掇聚為一書使學者復觀純全似非小補顧力有所不及耳韻譜仍便於檢閱然局以四聲則偏旁要未易見乃因司馬光所上類篇依五音先後悉取說文次第安排使若魚貫然開編即可了也說文所無而類篇新入者皆弗取若有重音則但舉其先而略其後雖許氏本在上去

入聲而類篇在平聲亦移載平聲大抵皆以類篇為定類篇者司馬光治平末所上也先是景德初宋祁鄭戩建言見行廣韻乃陳彭平丘雍等景德末重脩繫省失當有誤科試乞別刊定即詔祁戩與賈昌朝同修而丁度李洙典領之寶元二年書成賜名集韻度等復奏集韻添字極多與彭年雍等前所修玉篇不相參協乞別為類篇即以命洙洙尋卒命胡宿代之宿奏委掌禹錫張次立同加校讎宿遷又命范鎮代之鎮出而光代之乃上其書自集韻類篇列於學官而廣韻玉篇微矣然小學放絕講習者寡獨幸其書具存耳所謂廣韻則隋仁壽初陸法言

等所共纂次而唐儀鳳後郭知玄等附益之時號切韻天寶末陳州司法孫愐者以切韻為繆略復加刊正別為唐韻之名在本朝太平興國及雍熙景德皆嘗命官討論大中祥符元年改賜新名曰廣韻今號集韻則又寶元改賜也切韻廣韻皆莫如集韻之最詳故司馬光因以修類篇集韻部叙或與廣韻不同錯修韻譜尚因之今五音先後並改從集韻蓋類篇亦以集韻為定故也嗚呼學無小而古則謂字書之學為小何哉亦志乎學當由此始爾凡物雖微必有理存何況斯文幼而講習磨礪浸灌之久逮其長也於窮理乎何有不則躡等陵節君子

不貴也今學者以利祿之路初不做此遂一切弃捐不省喜字書者求其心畫端方已絕不可得但肆筆趣姿媚耳偏旁橫豎且昏不知矧其文之理邪先儒解經固未始不用此匪獨王安石也安石初是說文覃思頗有所悟故其解經合處亦不為少獨恨求之太鑿所失更多不幸驟貴附和者益衆而鑿愈甚蓋字有六義而彼乃一之雖欲不鑿得乎科試競用其說元祐嘗禁之學官導諛紹聖復用嗜利祿者靡然風從鑿說橫流汨喪道真此吾蘇氏所以力攻王氏而不肯置也若一切置此弗道則又非是今國家既不以此試士為士者可以自學矣乃未嘗

過而問焉余竊哀之雖老矣猶欲與後生共講
習此故先為此五音韻譜且叙其指意云
又後序曰某在武陵嘗與賈直孺之孫端修因
徐楚金兄弟說文解字韻譜別以類編所次五
音先後作五音譜其部序仍用許叔重舊次蓋
楚金兄弟本志止欲便於檢閱故專以聲相從
叔重當時部叙固不暇存既不存當時部叙則
於偏傍一切都置之耳矣然偏傍一切都置則
字之有形而未審厥聲者豈不愈難於檢閱乎
此寶元所以既修集韻必修類篇修類篇蓋補
集韻之不足處也集韻類篇兩者相順則字之
形聲乃無所逃檢閱之難果非所患故某初作

五音譜不敢紊叔重部叙舊次其偏傍皆按堵
如故獨依類篇取集韻翻切所得本音以序安
頓粲然珠連不相雜揉古文奇字畢陳立見頗
自謂於學者披閱徑捷不媿楚金兄弟之言矣
書既成未敢出也會得請歸眉山惟吾鄉家氏
三世留意篆學多所纂述每欲持此書相與考
評精猶或增或損而去鄉踰一星終及歸則舊
遊零落盡矣後生雖多俊才顧不復肯以小學
為事所謂五音譜者遂束之高閣茲來遂寧適
與餘杭虞仲房相遇仲房能為古文奇字聲溢
東南凡江浙扁榜與其它金石刻多仲房筆其
乘暇則出五音譜求是正焉仲房喜曰此要書

也便可刊刻與後學共之復何待某曰姑徐之
試為我更張其不合者已而仲房謂某曰五音
譜發端實因徐氏則此譜宜以徐氏為本以徐
氏為本則所謂以聲相從其平上去入自有先
後固不容顛倒叔重部叙亦何可獨異蓋即用
徐氏舊譜參取集韻卷第起東終甲而偏傍各
以形相從悉依類篇今若此則說文解字形聲
具存此譜於檢閱豈不愈徑捷但不免移徙叔
重部叙耳某曰叔重部叙舊次起一終亥世固
未有能通其說者楚金實始通之其書要自別
行兩不傷賦詩斷章取所求而已復何待亟謂
仲房鏤版流布嗟夫小學放絕久矣自是其復

興乎若論小學源委則載前記矣繇崇寧以來
用篆籀名一時者吳興則張有謙仲歷陽則徐
競明叔而仲房最所善者獨張謂某曰明非謙
敵也謙作復古編其筆法實繼斯冰其辨形聲
分點畫剖判真偽計較毫釐視楚金兄弟及郭
恕先尤精密其有功於許氏甚大其書今具在
明何敢望耶某曰明非謙敵信然謙不務進取
用心於內成此書時年五十餘矣晚又棄家為
黃冠師殆世外士陳了翁實愛之重之特識篇
首夫豈若明之攀援姻戚苟入書藝局登進未
幾旋遭汰斥乎兩人相去何翅九牛毛因是亦
可得吾仲房曾懷本趨遂并復古編重刊刻云

又曰舊編五音譜凡許氏所無類篇新入者皆弗取若有重光則但舉其先而略其後雖許氏本在上去入聲而類篇在平聲亦移載平聲大抵皆以類篇為定今編既改部叙從徐氏則其五音先後亦不復用類篇但取許氏本音次第之庶學者易曉二書要須各行乃曲當云

字林五卷

陳氏曰晉弦令呂忱撰太一山僧雲勝註按隋唐志皆七卷三朝國史志惟一卷董氏藏書志三卷其集說文之漏略者凡五篇然雜揉錯亂未必完書也

巽巖李氏曰隋唐志皆云七卷恐誤今五卷具

在此說文部叙初無欠闕不應五卷外更有兩卷崇文及邯鄲總目並無忱書余獨得之豫章但恨轉寫脫誤且它說雜揉其間非復忱書舊本也忱所增古文籀文今說文多已附見疑後人因忱書悉收繫許氏若許氏先自有之忱又何補焉隋氏又載宋揚州督護吳恭字林音義五卷忱書今間有音獨無吳恭姓名仍無卷標署隱篇次第篇首又題太一山僧雲勝註亦不知雲勝者何許人忱書要為可惜除古文籀文已附見說文外他字亦多收繫類篇尚有未收繫者故忱本書不可遽使散落須求善本校正之

玉篇三十卷

晁氏曰梁顧野王撰唐孫彊又嘗增字僧神珙
及紆圓附于後
陳氏曰大約本說文以後漢反切音未備但云
讀如某某反切皆後人所加多踈樸脫誤至梁
時四聲之學盛行故此書不復用直音矣其文
字雖增多然雅俗雜居非如說文之精覈也又
以今文易篆字益以舛訛世人以篆體難通今
文易曉故說文遂罕習要當尋其本原也
像文玉篇二十卷

崇文總目唐釋慧力撰擬野王之書哀益衆說
皆標文示象

玉篇解疑三十卷

崇文總目道士趙利正撰刪略野王之說以解
字文

重修玉篇三卷

崇文總目皇朝詔翰林學士陳彭年與史館校
勘吳銳直集賢院丘雍等重加刊定

證俗音字四卷

崇文總目齊黃門侍郎顏之推正時俗文字之
謬援諸書為据凡三十五目

廣韻五卷

晁氏曰隋陸法言撰其後唐孫愐加字凡四萬
二千三百八十三前有法言長孫訥孫愐三序

陳氏曰開皇初有劉臻等八人同詣法言共為撰集長孫納言為之箋注唐朝轉有加增至開元中陳州司法孫愐著成唐韻本朝陳彭年等重修中興書目云不知作者按國史志有重修廣韻皇朝陳彭年等景祐集韻亦稱真宗令陳彭年丘雍等因陸法言韻就為刊益今此書首載景德祥符勅牒以大宋重修廣韻為名然則即彭年等所修也

景祐集韻十卷

陳氏曰直史館宋祁鄭戩修定學士丁度李淑典領字訓皆本說文餘凡例詳見於序說文所無則引它書為解字五萬三千五百二十五比

舊增二萬七千三百三十一

名苑

丞相溫文正公司馬光撰自序竊以為備萬物之體用者無過於字包衆字之形聲者無過於韻今以集韻本為正先以平上去入衆韻正其聲次以說文解字正其形次以訓詁同異辨其理次以經傳諸書之言證其實命曰名苑其有法制云為時遷物變者亦略叙其沿革欲人知其源流變態云爾至於魚蟲草木之類雖纖苛煩碎非忼慨君子所當用心然亦重名之一節爾至於三才道德禮樂善惡真偽之名輔佐世治其功亦不細哉所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

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將來君子
好學樂道庶幾亦有取焉

類篇四十九卷

晁氏曰皇朝景祐中丁度受詔修類篇至熙寧
中司馬光始奏書文三萬一千三百一十九重
音二萬一千八百四十六以說文為本

陳氏曰丁度等既修集韻奏言今添字既多與
顧野王玉篇不相參協乞委修韻官別為類篇
與集韻並行自寶元迄治平及成書歷王洙胡
宿范鎮司馬光始上之熙寧中頒行凡十五篇
各分上中下以說文為本而例有九云
穎濱蘇氏序曰雖有天下甚多之物苟有以待

之無不各獲其處也多而至於失其處者非多
罪也無以待之則十百而亂有以待之則千萬
若一今夫字書之於天下可以為多矣然而從
其有聲也而待之以集韻天下之字以聲相從
者無不得也從其有形也而待之以類篇天下
之字以形相從者無不得也既已盡之以其聲
矣而又究之以其形而字書之變曲盡蓋天聖
時諸儒始受詔為集韻書成以其有形存而聲
亡者未可以責得於集韻也於是又詔為類篇
凡受詔若干年而後成夫天下之物其多而至
比於字書者未始有也然而多不獲其處豈其
無以待之昔周公之為政登龜取鼃攻梟去蛙

之說無不備具而孔子之論禮至於千萬而一
有者皆預為之說夫此將以應天下之無窮故
待天下之物使皆有處如待字書則物無足治
者凡為類篇以說文為本而其例有八一日擧
槻同部而呐肉異部凡同意而異形者皆兩見
也二曰天一在年一在真凡同意而異聲者皆
一見也三曰叟之在艸全之在於凡古意之不
可知者皆從其故也四曰氛古氣類也而今附
雨齡古口類也而今附音凡變古而有異義者
皆從今也五曰壺之在口無之在林凡變古而
失其真者皆從古也六曰死之附天厓之附入
凡字之後出而無據者皆不得特見也七曰王

之為玉朋之為朋凡字之失故而遂然者皆明
其由也八曰邑之加邑白之加𠂔凡集韻之所
遺者皆載於今書也推此八者以求其詳可得
而見也凡十四篇目錄一篇文若干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九

文獻通考卷一百九十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

小學

禮部韻略五卷

晁氏曰皇朝丁度等撰元祐中孫諤蘇軾載加詳定

陳氏曰雍熙中殿中丞丘雍景德龍圖閣待制
戚綸所定景祐制誥丁度重修元祐大學博士
增補其曰略者舉子詩賦所常用蓋字書聲韻
之略也

千祿字書一卷

晁氏曰唐顏元孫纂以經史所用為正世所行為俗三者之間為通凡三體

林氏小說三卷

晁氏曰唐林罕撰凡五百四十一字以說文部居隨字出文以定偏傍其說頗與許慎不同而互有得失邵必緣進禮記石經陞對仁宗顧問罕之書如何必曰雖有所長而微好怪說文歸字從堆從止從帚以堆為聲罕云從追於聲為近此長於許氏矣說文哭從巖後獄省罕乃去象犬嗥此恠也有石刻在成都公武嘗從數友就觀之其解字殊可駭笑者不疑好怪之論誠然

復古編二卷

晁氏曰吳興道士張有謙中撰有自幼喜小篆年六十成此書三千言據古說文以為正其點畫之微轉側從橫高下曲直毫髮有差則形聲頓異自陽水前後名人格以古文往往而失其精且博如此

陳氏曰有工篆書專本許氏說文一點畫不安錯林中書據母魏國夫人墓道碑有書之魏字從山據以為非有曰世俗以從山者為魏不從山者為魏非也其實二字皆當從山蓋一字而二音爾說文所無手可斷字不可易也據不能強晚著此書專辨俗體之訛手自書之陳了齋

為之序

古文四聲五卷

晁氏曰皇朝夏竦撰博採古文奇字分四聲編次以便檢尋

龍龕手鏡三卷

晁氏曰契丹僧行均撰凡二萬六千四百三十
字注十六萬三千一百餘字僧智光為之序後
題云統和十五年丁酉按紀年通譜邪律隆緒
嘗改元統和丁酉至道三年也沈存中言契丹
書禁甚嚴傳入中國者法皆死熙寧中有人自
虜中得此書入傳欽之家蒲傳正帥浙西取以
刻版其末舊題云重熙二年序蒲公削去之今

本乃云統和非重熙字存中不見舊題妄記之耶

英公字源一卷

晁氏曰皇朝釋夢英撰夢英通篆籀之學書偏
傍五百三十九字郭忠恕云按說文字源唯有
五百四十部子字合收在子部今目錄妄有更
改又集解中誤收去部在注中今檢點偏旁少
晶蕊至龜弦五字故知林氏虛誕誤後進其小
說可焚夢英因此書正之柴禹錫為立石

釋鑿聿韻總五篇

洛陽僧鑿聿撰歐公序略曰儒之學者信哉遠
且大而用功多則其有所不暇者宜也文字之

為學儒者之所用也其為精也有聲形曲直毫釐之別音響清濁相生之類五方言語風俗之殊故儒者莫暇精之其有精者則往往不能乎其它是以學者莫肯捨其所事而盡心乎此所謂不兩能者也必待乎用心專者而或能之然後儒者有一取焉洛僧鑿聿為韻總五篇推子母輕重之法以定四聲攷求前儒之失辨正五方之訛顧其用心之精可謂入於忽微櫛一有字之於髮績一有字之於絲雖細且多而條理不亂儒之學者莫能難也鑿聿通於易能知大演之數又學乎陰陽地理黃帝歧伯之書其尤盡心者韻總也浮圖之書行乎世者數百萬言其文

字雜以夷夏讀者罕得其真往往就一有字而正焉鑿此一無字聿之書韻一作非獨有取於吾儒亦欲傳於其徒也

字說二十卷

晁氏曰皇朝王安石介甫撰晚年閑居金陵以天地萬物之理著於此書與易相表裏而元祐中言者指其採雜釋老穿鑿破碎聲瞽學者特禁絕之

王氏自序曰文者奇耦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謂之文字者始於一二而生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其聲之抑揚開塞合散出入其形之衡從曲直邪正上下內外左右皆有

義皆出於自然非人私智所能為也與伏羲八卦文王六十四異用而同制相待而成易先王以為不可忽而患天下後世失其法故三歲一同同者所以一道德也秦燒詩書殺學士而於是時始變古而為隸蓋天之喪斯文也不然則秦何力之能為而許春說文於書之意時有所悟因序錄其說為二十卷以與門人所推經義附之惜乎先王之文缺已久春所記不具又多舛而以予之淺陋考之宜有所不合雖然庸詎非天之將興斯文也而以予贊其始故其教學必自此始能知此者則於道德之意已十九矣石林葉氏曰凡字不為無義但古之制字不專

主義或聲或形其類不一先王略別之以為六書而謂之小學者自是專門一家之學其微處遽未易盡通又更篆隸損益變易必多乖失許慎之說文但擬東漢所存以偏旁類次其造字之本初未嘗深究也王氏見字多有義遂一槩以義取之雖六書且不問矣況所謂小學之專門者乎是以每至於穿鑿附會有一字折為三四文者古書豈如是煩碎哉學者所以闕然起而交詆誠不為無罪然遂謂之皆無是取則過也

王元澤爾雅

王雱撰項平甫跋予讀三元澤爾雅為之末歎

曰嗚呼以王氏父子之學之苦即其比物引類之博分章析句之工其用力也久其屬辭也精以此名家自足垂世視揚子雲許叔重何至多遜而必欲用此說也咸五帝而登三王縛頡利而臣高昌則已踈矣度不能勝而乃濟之以復輔之以狡招合一時之羣小盡逐累世之舊臣以蹙吾國而覆之其遺凶流毒至使後之擅國者世師焉以享上祗辟之說悅人主以邦朋國是之說空廷臣則王氏父子實為之津梁可不痛哉

唐氏字說解一百二十卷

晁氏曰皇朝唐耜撰紹聖以來用字說程試諸

生解者甚衆耜集成此書頗注其用事所出書一時稱之耜知邛州日奏御

字說偏旁音釋一卷字說疊解備檢一卷

晁氏曰不見撰人名氏

切韻指玄論三卷四聲等第圖一卷

晁氏曰皇朝王宗道撰切韻之學切韻者上字為切下字為韻其學本出西域今其法類本韻字各歸於母幫滂並明非敷奉微唇音也端透定泥知徹澄娘齒音也曉匣影喻牙音也來日半齒半舌也凡三十六分為五音天下之聲總于是矣切歸本母韻歸本等者謂之音和常本等聲盡汎入別等者謂之類隔變也中國自齊

梁以前此學未傳至沈約以後始以之為文章
至于近時始有專門者矣

韻補五卷

陳氏曰吳棫撰取古書自易書詩而以下以及本
朝歐蘇凡五十種其聲韻與今不同者皆入焉
朱侍講多用其說於詩傳楚辭注其為書詳且
博矣又有毛詩補音一書別見詩類大歸亦如
此以愚攷之古今世殊南北俗異語言音聲誠
有不得盡合者古之為詩學者多以風誦不專
在竹帛竹帛所傳不過文字而聲音不可得而
傳也又漢以前未有翻切之學許氏說文鄭氏
箋註但曰讀若某而已其於後世四聲七音又

豈能盡合哉反切之學自西域入中國至齊梁
間盛行然後聲病之說詳焉韻書肇於陸法言
於是有音同韻異若東冬鐘虞魚模庚耕清青
登蒸之斷斷乎不可以相雜若此者豈惟古書
未之有漢魏之前亦未之有也陸德明於燕燕
詩以南韻心有讀南作泥心切者陸以為古人
韻緩不煩改字此誠名言今之讀古書古韻者
但當隨其聲之叶而讀之若來之為釐慶之為
羗馬之為姥聲韻全別不容不改其聲韻苟相
近可以叶讀則何必改字如燔字必欲作汾沿
反官字必欲作俱負反天字必欲作鐵因反之
類則贅矣

廣干祿字書三卷

中興藝文志婁機撰機取許慎說文及諸家字書按以蔡伯諧五經備體張參五經文字田放九經字樣與夫經典釋文子史古字參以本朝丁度所書集韻為廣干祿字書蓋廣唐人顏元孫之書也

陳氏曰唐韻元孫為干祿字書其姪真卿書之刻石吳興為世所寶辨正通俗三體目以干祿謂舉子所資也機熟於小學嘉泰中教授資善堂景獻時為惠國公數問字畫之異因為此書續唐之舊故仍干祿之名既而悟其非所以施於朱邸也則以干祿百福之義傳會焉

脩校韻略五卷

陳氏曰秘書省正字莆田劉孟容以說文字林干祿書五經文字九經字樣佩觿復古編等書脩校

韻略分毫補注字譜一卷

陳氏曰進士朱陽秦昌朝撰附前韻略之後皆永嘉教授臨安錢厚所刻也竊謂小學當論偏傍尚矣許叔重以來諸書是也韻以略稱止施於禮部貢舉本非小學全書於此而校其偏傍既不足以盡天下之字而欲使科舉士子盡用篆籀點畫於試卷不幾於迂而可笑矣哉進退皆無據謂之贅可也

附釋文互注韻略五卷

陳氏曰以監本增注而釋之

押韻釋疑五卷

陳氏曰進士廬陵歐陽德隆易有開撰凡字同義異字異義同者皆辨之尤便於場屋

正字韻類

謝 李澤撰止齋陳氏序略曰李澤家學長於詩禮頗欲有所論次而未就僅及就此篇其於字學偏傍訓故學者易入焉韓昌黎嘗言注爾雅蟲魚非磊落人歐陽公序韻總亦曰儒者莫暇精之其有精者往往不能乎其它余方悲李澤官不足行其志位不足稱其才且懼後之

人見此書如二公之云也於是道其平昔大槩序之篇端焉

字通一卷

陳氏曰彭山李從周肩吾撰

切韻義一卷纂要圖例一卷

陳氏曰汴陽謝暉撰紹興十年序

三十六字母圖一卷

夾漈鄭氏曰僧守溫撰切韻之學起自西域舊所傳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音博謂之婆羅門書然猶未也其後又得三十六字母而音韻之道始備中華之韻只彈四聲然有聲有音聲為經音為緯平上去入者四聲也其體縱故為

經宮商角徵羽半徵半商者七音也其體橫故為緯經緯錯綜然後成文愚所作韻書備矣釋氏謂此學為小悟學者誠不可忽也

智永千字文一卷

晁氏曰梁周興嗣撰釋智永所書

後村劉氏曰嘗疑千字文世以為梁散騎常侍周興嗣所作然法帖中漢章帝已嘗書此文殆非梁人作也

經典釋文三十卷

晁氏曰唐陸德明撰德明名元朗以字行釋易書詩并三禮三傳孝經論語爾雅老莊頗載古文及諸家同異德明蓋博極羣書也

羣經音辨七卷

晁氏曰皇朝賈昌朝撰先是大臣稽古不過秦漢引經義議政蓋自昌朝始此書以古文多通借音詁乃辨正之凡五門

佩觿三卷

晁氏曰皇朝郭忠恕撰取字文相類者別其所從以檢訛舛上篇論今傳記小學異同極為辨博

陳氏曰忠恕為國子周易博士觿者所以解結也忠恕恃酒狂縱數犯法忤物得罪其死時頗異世以為尸解

翰林禁經八卷

晁氏曰唐李陽冰撰論書勢筆法所禁故以名書

墨數十卷

晁氏曰高陽許歸與編未詳何代人李氏書目止五卷而梁武評書王逸少筆勢皆別出

陳氏曰不知何代人所集凡十八篇又一本二十一

臨池妙訣三卷

晁氏曰未詳何人撰後有江南李煜述書

周越書苑十五卷

晁氏曰皇朝周越撰越以善書名世天聖八年四月成此書奏御故其序稱臣越臣兄起於柳

公權書又云亡况間稱名而不臣似未精討論也

陳氏曰主客郎中臨淄周越與其兄起皆有書名起書未見越書間有之俗甚

唐藏經音義四卷

晁氏曰未詳撰人分四聲以類相從蜀中印本也

鍾鼎篆韻七卷

晁氏曰皇朝薛尚功集元祐中呂大臨所載僅數百字政和中王楚所傳亦不過數千字今是書所錄凡一萬一百二十有五

陳氏曰不著名氏按館閣書目此書有二家其

一七卷其一一卷七卷者紹興中通直郎薛尚
功所廣一卷者政和中主管衡州露仙觀王楚
也則未知此書之為王楚歟薛尚功歟尚功有
鍾鼎法帖十卷刻於江州當是其篆韻之所本
也

漢隸字源六卷

陳氏曰婁機撰以世所存漢碑三百有九韻類
其字魏碑附寫焉者僅三十之一首為碑目一
卷每字先載今文而以漢字著其下一字數體
者並列之皆以碑目之次第著其所從出洪邁
作序

象類書十一卷

中興藝文志鄭樵撰中興後安石之字說既廢
樵復理其緒餘初有象類之書復約而歸於六
書象形類六百八指事類百七會意類七百四
十轉注類三百七十二諧聲類二萬一千八百
十假借類五百九十八

隸釋二十七卷 隸續二十一卷

中興藝文志洪适撰适取古今石刻法其字為
之韻辨其文為之釋以辨隸書曰隸釋隸續
陳氏曰凡漢刻之存於世者以今文寫之而為
之釋又為之世代譜及物象圖碑形式悉具之
魏初近古者亦附焉年來北方舊刻不可復得
覽此猶可慨想

字始連環二卷

陳氏曰鄭樵撰大略謂六書惟類聲之生無窮音切之學自西域流入中國而古人取音制字乃與韻圖脗合

論梵書一卷

陳氏曰鄭樵撰

樵論華梵曰諸蕃文字不同而多本於梵書流入中國代有大鴻臚之職譯經潤文之官恐不能盡通其旨不可不論也梵書左旋其勢向右華書右旋其勢向左華以正錯成文梵以徧纏成體華則一字該一音梵則一字或貫數音華以直相隨梵以橫相綴華蓋以目轉故必詳於

書梵以口傳如曲譜然書但識其大略華之讀別聲故就聲而借梵之讀別音故即音而借又曰梵人別音在音不在字華人別字在字不在音故梵書甚簡不過數个屈曲耳差別不多亦不成文理而有無字之音焉華人若不別音如切韻之學自漢以前人皆不識實自西域流入中土所以韻圖之類釋子多能言之而儒者皆不識起例以其源流出於彼耳華書制字極密點畫極多梵書比之實相遼邈故梵有無窮之音而華有無窮之字梵則音有妙義而字無文彩華則字有變通而音無錙銖梵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入故曰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我

昔三菩提蓋從聞中入有目根功德少耳根功德多之說華人長於文所得從見入故天下以識字人為賢智不識字人為庸愚

石鼓文考三卷

陳氏曰鄭樵撰其說以為石鼓出於秦其文有與秦斤秦權合者

嘯臺集古錄二卷

陳氏曰王球子弁撰李邕漢老序之稱故人長孺之子未詳何王氏也皆錄古彝器款識自商迄秦凡數百章以今文釋之疑者闕焉

前漢古字韻編五卷

陳氏曰侍郎宣城陳天麟季陵撰取漢書所用

古字以今韻編入之

班馬字類二卷

陳氏曰叅政嘉禾婁機彥發撰取二史所用古字及假借通用者以韻之洪邁景廬作序

閣本法帖十卷

樂靜李昭玘跋太宗皇帝治定餘暇遊意翰墨遣使購古帝王名卿墨帖集為十卷詔鏤版藏禁中每大臣登二府即賜焉歲久寢不復賜元豐中嘉王嘗從神考借其板模拂幾百本王府官盡得之士大夫間亦見二二初長沙僧希白填本刻石河東潘氏御史劉次莊又作別本識者謂希白善書不甚失真潘復易次間以它書

御史所模尤踈闊夫獨前者縱學步者拘因人之迹而又加意焉則目亂而心疑神已屬矣故終不近也

法帖釋文十卷

晁氏曰淳化法帖既已焚板元祐中有劉次莊者模刻之石復取帖中草書世所病讀者為釋文行於世

陳氏曰劉次莊元祐中為官帖釋文刻石臨江而武岡又嘗傳刻絳州民潘氏帖嘉定中汪立中取劉本分二十卷中官帖所無者增附之

法書要錄十卷

陳氏曰唐大理卿河東張彥遠愛賓撰彥遠弘靖

之孫三世相閱其父文規嘗刺湖州著吳興雜錄金壺記一卷

陳氏曰僧適之撰集書家古事以二字為題而注所出於其下凡三百餘條

飛白叙錄一卷

陳氏曰錢惟演希聖撰天聖四年序進

法帖刊誤二卷

陳氏曰黃伯思長睿撰淳化帖出於待詔王著去取時祕府墨蹟真贋雜居著不能辨也但欲備晉宋間名蹟遂至以江南人一手偽帖竄入其間鄙惡之甚米南宮辨之十已得七八至長睿益精詳矣

籀史二卷

陳氏曰翟耆年伯壽撰哀諸家鐘鼎圖說為一編頗有攷究

絳帖評二十卷

陳氏曰鄱陽姜夔堯章撰

山谷黃氏跋絳本法帖心能轉腕手能轉筆書字便如人意古人工書無它異但能用筆耳元豐八年五月戊申趙正夫出此書於平原官舍會觀者三人石庭簡柳子文黃庭堅

蘭亭博議十五卷

陳氏曰淮海桑世昌撰世昌居天台陸放翁諸甥博雅能詩

蘭亭考十三卷

山谷黃氏蘭亭跋曰王右軍楔飲序草號稱最得意書宋齊以來似藏祕府士大夫間未聞稱述豈未經大盜兵火時蓋有墨蹟在蘭亭右者及蕭氏宇文焚蕩之餘千不存一永師晚出所見好迹唯有蘭亭故為虞褚輩道之所以太宗求之百方期於必得其後公私相盜今竟失之書家晚得定武石本蓋髣髴有古人筆意耳褚庭晦所臨極肥而洛陽張景元斲地得缺石極瘦定武本則肥不剩肉瘦不露骨猶可想其風流三石刻皆有佳處不必寶已有而非彼也陳氏曰即博議也浙東庾司所刻視初本頗有

刪改初十五篇今存十三篇去其集字篇後入
集蘭亭字作書帖詩銘之類者又附見篇蕪及
右軍他書蹟於樂毅論尤詳其書始成本名博
議高內翰文虎炳如為之序及其刊也其子似
孫主為刪改去此二篇固當而其它務從省文
多失事實或戾本意其最甚者序文本亦條達
可觀亦竄改無完篇首末闕漏文理斷續於其
父猶然深可怪也此書累十餘卷不過為晉人
一遺帖自是作無益玩物喪志本無足云其中
所錄諸家跋語有昭然偽妄而不能辨者不暇
疏舉

法言撮要十卷

陳氏曰吳興蔡嵩山父撰以書家事實分門條
類亦無所發明淳熙中人

書苑菁華二十卷

東氏曰臨安書肆陳思者集刻

按以字書入小學門自漢志已然歷代史
志從之至陳直齋所著書錄解題則以為
書品書斷之類所論書法之工拙正與射
御同科特別之俾列於雅藝不以入經錄
夫書雖至於鍾王乃游藝之末者非所以
為學削之誠是也然六經皆本於字字則
必有真行草篆之殊矣且均一字也屬乎
偏旁音韻者則入于小學屬乎真行草篆

者則入于雜藝一書而析為二門於義亦無所當矣故今並以入小學門仍前史之舊云

蒙求三卷

晁氏曰唐李瀚撰纂經傳善惡事實類者兩兩相比為韻語取蒙卦童蒙求我之義名其書蓋以教學童云

陳氏曰本無義例信乎肆意雜襲成章取其韻語易於訓誦而已今舉世誦之以為小學發蒙之事

補注蒙求八卷

陳氏曰徐子光撰以李瀚蒙求句為之注本句

之外兼及其它人事

左氏蒙求三卷

晁氏曰皇朝王舜俞序不知何人所作過於綱領者

左氏綱領四卷

晁氏曰皇朝文濟道撰排比事實為儷句蒙求之類也

兩漢蒙求十卷

陳氏曰樞密吳興劉班希范撰紹聖中所序

十七史蒙求二卷

陳氏曰題王先生不著名或云王令也

宋朝蒙求二卷

陳氏曰端明殿學士成都范鎮景仁撰

唐史屬辭五卷 南北史蒙求十卷

晁氏曰未詳撰人皆効李瀚也

班左誨蒙三卷

陳氏曰程俱致道撰

趙氏家塾蒙求二十五卷 宗室蒙求二卷

幼學須知五卷

程氏曰餘符孫應符仲潛撰次此書本書坊所為以教小學應符從而增廣之

童蒙訓一卷

陳氏曰中書舍人東萊呂本中居仁撰

少儀外傳二卷

陳氏曰呂祖謙撰雜取經傳嘉言善行切於立身應世者皆小學切問之事也而大要以謹厚為本

大愚呂氏跋曰少儀外傳一編先兄太史所自次輯者也首命其名曰帥初次更其名曰辨志而其中則定以是名焉某嘗侍坐蓋與聞所以為此編之意蓋以始學之士徒玩乎見聞汨乎思慮輕自大而卒無據故指其前言徃行所當知而易見者登之於冊使之不待攷索而自有得於日用之間其於未易遽知而非可卒見者則皆略而不載苟讀是編而無所厭忽各因其所得而有自立之地則先兄之本心庶乎其不

泯矣

辨志錄一卷

陳氏曰皆已見上書而無次第當是草創本

小學書四卷

陳氏曰朱熹所集古聖格言至論以教學者皆
成童幼志進學之序也內篇曰立教明倫敬身
稽古外篇曰嘉言善行

朱子語錄曰脩身之法小學備矣後生初學且
看小學之書這箇是做人底樣子學之小大雖
不同而其道則一小學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
處友等事大學是發明此事之理游侃曰自
幼既失小學之序願授大學先生曰授大學甚

好也須把小學書看只消旬日工夫

小學字訓

程端蒙撰

朱子曰字訓甚佳言語雖不多却是一部大爾
雅也

弟子職等五書一卷

陳氏曰漳州教授張時舉以管子弟子職篇班
氏女誡呂氏鄉約鄉禮司馬氏居家雜儀合為
一篇

文獻通考卷一百九十

文獻通考卷一百九十一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攷

史正史

隋經籍志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國史以記言行後世多務其道彌繁夏殷已上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周則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分掌其事而諸侯之國亦置史官又春秋國語引周志鄭書之說推尋事跡似當時記事各有職司後又合而撰之總成書記其後陵夷衰亂史官放絕秦滅先王之典遺制莫存至漢武帝時始置太史公命司馬談為之以掌其職時天下計書

皆先上太史副上丞相遺文古事靡不畢臻談
乃擬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接其後
事成一家之言談卒其子遷又為太史令嗣成
其志上自黃帝迄於炎漢合十二本紀十表八
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謂之史記遷卒以後好
事者亦頗著述然多淺鄙不足相繼至後漢扶
風班彪綴後傳數十篇并譏正前失彪卒明帝
命其子固續成其志以為唐虞三代世有典籍
史遷所記乃以漢氏繼於百王之末非其義也
故斷自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為十二紀八
表十志六十九傳潛心積思二十餘年建初中始
奏表及紀傳其十志竟不能就固卒後始命曹

大家續成之先是明帝召固為蘭臺令史與諸
先輩陳宗尹敏孟異等共成光武本紀擢固為
郎典校祕書固撰後漢書作列傳載記二十八
篇其後劉珍劉毅劉陶伏無忌等相次著述東
觀謂之漢記及三國鼎峙魏氏及吳并有史官
晉時巴西陳壽刪集三國之事唯魏帝為紀其
功臣及吳蜀之主並皆為傳仍各依其國部類
相從謂之三國志壽卒後梁州大中正范頴表
奏其事帝詔河南尹洛陽令就壽家寫之自是
世有著述皆擬班馬以為正史作者尤廣一代
之史至數十家唯史記漢書師法相傳並有解
釋三國志及范曄後漢雖有音注既近世之作

並讀之可知梁時明漢書有劉顯韋稜陳時有
姚察隋代有包愷蕭該並為名家史記傳者甚
微今依其世代聚而編之以備正史

晁氏曰後世述史者其體有三編年者以事繫
日月而總之於年蓋於左丘明紀傳者分記君
臣行事之終始蓋本於司馬遷實錄者其名起
於蕭梁至唐而盛雜取兩者之法而為之以備
史官採擇而已初無制作之意不足道也若編
年紀傳則各有所長殆未易以優劣論雖然編
年所載於一國治亂之事為詳紀傳所載於一
人善惡之跡為詳用此言之編年似優又其來
最古而人皆以紀傳便於披閱獨行於世號為

正史不亦異乎

王氏揮麈錄曰凡史官記事所因者有四一
曰時政記則宰執朝夕議政君臣之間奏對之
語也二曰起居注則左右史所記言動也三曰
日曆則因時政記起居注潤色而為之者也舊
屬史館元豐官制屬祕書省國史按著作郎佐
主之四曰臣僚墓碑行狀則其家之所上也四
者惟時政執政之所日錄於一時政事最為詳
備左右史雖二負然輪日侍立榻前之語既遠
不可聞所賴者臣僚所申而又多務省事凡經
上殿止稱別無所得聖語則可得而記錄者百
司關報而已日曆非二者所為不敢有所附益

臣僚行狀於士大夫行事為詳而人多以其出於門生子弟之類以為虛辭溢美不足取信雖然其所泛稱德行功業不足以為信可也所載事跡以同時之人考之自不可誣亦何可盡廢云

正史

漢志九家四百一十一篇

元附春秋今
鳳入史門

按班孟堅藝文志七略無史類以世本以下諸書附于六藝略春秋之後蓋春秋即古史而春秋之後惟秦漢之事編帙不多故不必特立史部後來傳代既久史言漸多而述作之體亦不一隋志史之類已有十三門唐以後之志皆因之然漢志所錄

世本以下九書隋志則以太史公書入正史門戰國策楚漢春秋入雜史門而其餘諸書則後學所不盡見無由知其合入何門矣故姑以此九者盡置之正史之首云

隋志六十七部三千八十三卷

通計亡書合八十一部四千三十卷

唐志正史集史共七十五家九十六部五千一百零七卷

宋三朝志二十六部二千一十卷

宋兩朝志六部五百五十六卷

宋四朝志一十三部一千一百六十七卷

宋中興志三十九家四十二部二千八百七十七卷

編年

隋經籍志自史官放絕作者相承皆以班馬為準漢獻帝雅好典籍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命穎川荀悅作春秋左傳之體為漢紀三十篇言約而事詳辨論多美大行於世至晉太康元年汲郡人發魏襄王冢得古竹簡書字皆科斗帝命中書監荀勗令和嶠等撰次為十五部八十七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唯周易紀年最為分了其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紀年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起自夏殷周三代王事無諸侯國別唯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

謂之今王蓋魏國之史記也其著書皆編年相次文意但似春秋經諸所記事多與春秋左氏傳同學者因之以為春秋則古史記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體今依其世代編而叙之以見作者之別謂之古史
宋三朝藝文志編年之作蓋春秋舊自東漢後變名滋多至北齊或曰紀或曰春秋或曰略或曰典或曰志梁有皇帝實錄唐正觀中作高祖實錄自是訖皇朝為之

隋志三十四部六百六十六卷

唐志四十一家四十八部九百四十七卷

失姓名四家柳

步以下不著錄十九家三五十五卷

唐志實錄二十八部三百四十五卷

劉知幾以下不著錄四百

五十七卷

按實錄即是做編年之法惟唐志專立實錄一門隋史以實錄附雜史宋志以實錄附編年今從宋志

宋四朝志二十四部一千二百一十卷

宋徽宗以下元

入雜史門今附此

宋中興志七十一家八十七部二千四百九十一

卷

起居注

隋經籍志起居注者錄紀人君言語動止之事春秋傳曰君舉必書周官內史掌王之命遂書其

副而藏之是其職也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後漢明德馬后撰明帝起居注然則漢時起居似在官中為女史之職然皆零落不可復知今之存者有漢獻帝及晉代已來起居注皆近侍之臣所錄晉時又復汲冢書有穆天子傳體制與今起居正同蓋周時內史所記王命之副也近代以來別有其職事在百官志今依其先後編而次之其偽國起居唯南燕一卷不可別出附之於此

宋三朝藝文志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厥後有起居注蓋記動也時政紀蓋記言也又有日曆兼言動而成之淳化以來悉備其書唐錄編

年之外又有起居注類前代記注今惟唐創業
起居注存焉餘悉亡逸國朝起居注時政記日
曆秘在有司不列于此

隋志四十四部一千一百八十九卷

唐志六家三十八部一千二百七十二卷失姓名二十六

家開元起居注以下不著錄三家

唐志詔令十一部三百五卷失姓名十家温彦博

二百一十一卷

按唐志特立詔令一門歷代史皆無之按
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後來官制中起
居郎起居舍人即左右之任也故以詔令
併入起居注門庶從其類云

宋中興志七部四千三百一十二卷

本志元以實錄日曆俱入

編年今除實錄入編年外以日曆附於起居注

史記一百三十卷

晁氏曰右漢太史令司馬遷續其父談書創為
義例起黃帝迄漢武獲麟之歲撰成十二紀以
序帝王十年表以貫歲月八書以紀政事三十
世家以叙公侯七十列傳以志士庶上下三千
餘載凡為五十二萬六千五百言遷沒後缺景
武紀禮樂律書三王世家漢興以來將相年表
日者龜策傳靳蒯列傳等十篇元成間褚少孫
追補及益以武帝後事辭旨淺鄙不及遷書遠
甚遷書舊裴駟為之解云班固常譏遷論大道

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
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後世愛遷者多
以此論為不然謂遷特感當世之所失憤其身
之所遭寓之於書有所激而為此言耳非其心
所謂誠然也當武帝之世表章儒術而罷黜百
家宜乎大治而窮奢極侈海內凋弊反不若文
景尚黃老時人主恭儉天下饒給此其所以先
黃老而後六經也武帝用法刻深羣臣一言忤
旨輒下吏誅而當刑者得以貨免遷之遭李陵
之禍家貧無財賄自贖交游莫救卒陷腐刑其
進雄姦者蓋遷歎時無朱家之倫不能脫已於
禍故曰士窮窘得委命此豈非人所謂賢豪者

邪其羞貧賤者蓋自傷特以貧故不能自免於
刑戮故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非空言也故不
察其心而驟譏之過矣

陳氏曰漢太史令夏陽司馬遷子長撰宋南中
郎叅軍河東裴駟集注按班固去遷擬左氏國
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
大漢斯以勤矣十篇闕有錄亡書張晏曰遷沒
之後亡景武紀禮樂兵書漢興將相年表三王
世家日者龜策新歙傳歙列傳元成之間褚先
生補作武紀三王世家日者龜策傳言薛鄙陋
非遷本意也顏師古曰本無兵書張說非也今
按此十篇者皆具在褚所補武紀全寫封禪書

三王世家但述封拜策書二列傳皆猥釀不足
進而其餘六篇景紀最疏略禮樂書騰荀子禮
論河間王樂紀傳靳列傳與漢書同而將相年
表迄鴻嘉則未知何人所補也褚先生者名少
孫裴駟即注三國志松之之子也始徐廣作史
記音義駟本之以成集解竊嘗謂著書立言述
舊易作古難六藝之後有四入焉撫實而有文
采者左氏也馮虛而有理致者莊子也屈原變
國風雅頌而為離騷及子長易編年而為紀傳
者前未有比後可以為法非豪傑持起之士其
孰能之

李方叔師友讀書記曰司馬遷作史記大抵譏

漢武帝所短為多故其用意遠揚雄班固之論

不得實

見班固司馬遷傳

秦始皇本紀皆譏武帝也可

以推求

史記其意深遠則其言愈緩其事繁

碎則其言愈簡此詩春秋之義也

朱子語錄曰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麓率太

史公三代本紀皆著孔子所損益四代之說高

帝紀又言色尚黃朝以十月此固有深意且以

孔顏而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用韶舞則固好

以劉季為之則亦未濟事在曹器遠云黃屋

左纛朝以十月葬長陵此事大事所以書在後

先生云某嘗謂史記恐是箇未成底文字故記

載無叙有踈闊不接續處如此等是也伯恭

子約宗太史公之學以為非漢儒所及某嘗痛
與之辨子由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踈略而
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之失伯恭極惡之古史
序云古之帝王其必為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
寒其不為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此
語最好某嘗問伯恭此豈馬遷所能及然子由
此語雖好又自有病處如云帝王之道以無為
宗之類他只說得箇頭勢大然下面工夫又皆
空踈亦猶馬遷禮書云大哉禮樂之道洋洋乎
鼓舞萬物役使羣動說得頭勢甚大然下面亦
空踈却引荀子諸說以足之又如諸侯年表盛
言形勢之利有國者不可無末却云形勢雖強

要以行義為本他上文本意主張形勢而其末
却如此說者蓋他也知仁義是箇好底物事不
得不說且說教好看如禮書所云亦此意也伯
恭極喜渠此等說以為遷知行夏之時乘殷之
輅服周之冕為得聖人為邦之法非漢儒所及
此亦衆所共知何必馬遷然遷嘗從董仲舒游
史記中有余聞之董生云此等語言亦有所自
來也遷之學也說仁義也說詐力也用權謀也
用功利也然其本意却只在於權謀功利又如
伯夷傳孔子正說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
傳中首尾皆是怨辭盡說壞了伯夷子由古史
皆刪去之盡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為

非馬遷為是可惜子由死了此論至死不曾明
聖賢以六經垂訓炳若丹青無非仁義道德之
說今求義理不於六經而反取踈略淺陋之子
長亦惑之甚矣

東萊呂氏曰太史公之書法豈拘儒曲士所能
通其說乎其指意之深遠寄興之悠長微而顯
絕而續正而變文見於此而起義於彼有若魚
龍之變化不可得而蹤跡者矣讀是書者可不
參攷互觀以究其大指之所歸乎

夾漈鄭氏曰仲尼既沒諸子百家興焉各効論
語以空言著書至於歷代實迹無所統繫迨漢
建元元封之後司馬氏父子出焉世司典籍工

於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會詩書左傳國語
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之言通黃帝堯舜至于
秦漢之世勤成一書分為五體本紀記年世家
傳代表以正曆書以類事傳以著人使百代而
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捨其書六經之
後惟有此作故謂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
五百歲而在斯乎是其所以自待者已不淺然
大著述者必深於博雅而盡見天下之書然後
無恨當遷之時挾書之律初除得書之路未廣
亘三千年之史籍而踟躕於七八種書所可為
遷恨者博不足也凡著書雖雜前人之書必自
成一家言左氏楚人也所見多矣而其書皆楚

人之詞公羊齊人也所聞多矣而其書皆齊人之語今遷書全用舊文間以俚俗良由採摭未備筆削不遑故曰余不敢墮先人之言乃述故事整齊其傳非所作也劉知幾亦譏其多聚舊記時挿新言所可為遷恨者雅不足也大抵開基之人不免草創全屬繼志之士為之彌縫晉之乘楚之檣杙魯之春秋其實一也乘檣杙無善後之人故其不行春秋得仲尼挽之於前左氏推之於後故其書與日月並傳不然則一卷事目安能行於世自春秋之後惟史記擅制作之規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會通之旨司馬氏之門戶自此衰矣先公曰太史公整齊世傳

論次其文七年而遭李陵之禍於是述陶唐迄麟趾是史記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之書

年數張中節說

以七年而成

前漢書一百卷

晁氏曰後漢玄武司馬班固續司馬遷史記撰十二帝紀八年表十本志七十列傳起高祖終於王莽之誅二百三十九年凡八十餘萬字固既瘦死書頗散亂章帝令其妹曹世叔妻昭就東觀緝校內八表天文志皆其所補也唐太宗子承乾令顏師古考衆說為之注范曄譏固飾主闕蓋亦不然其贊多微文顧讀者弗察耳劉知幾又詆其古今人物表無益於漢史此論誠

然但非固之罪也至謂受金鬻筆固雖諂附匪人亦何至是歟然識者以固書皆因司馬遷王商楊雄歆向舊文潤色之故其文章首尾皆善而中間頗冗瑣良由商之才視數子微劣耳固之自叙稱述者豈亦謂有所本歟

陳氏曰漢尚書郎扶風班固孟堅撰唐秘書監京兆顏師古註本傳稱字籀恐當名籀而以字行也因父徐令彪叔皮以司馬氏史記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作後傳數十篇固以所續未詳探撰前記綴集所聞以為漢書起高祖終孝平王莽之誅二百三十年為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自永平受詔至建初中乃成按班昭傳云

八表并天文志未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踵成之今中興書目以為章帝時非也固坐竇憲死永元初不在章帝時師古以太子承乾之命總先儒注解服虔應劭而下二十餘人刪繁補略裁以已說遂成一家世號杜征南顏監為班史忠臣

李方叔師友談記曰左氏傳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其書止十九萬言太史公史記上自黃帝下至漢武三千餘年止七十萬言而班固漢書十二帝間二百三十年乃一百萬言雖稱良史善叙事至於按牘之文卑陋之事悉皆載之其失春秋之旨遠矣春秋蓋三萬言而已

夾漈鄭氏曰班固浮華之士全無學術專事剽竊肅宗問以制禮作樂之事固對以在京諸儒必能知之倘臣鄰皆如此則顧問何取焉及諸儒各有所陳惟竊叔孫通十二篇之儀以塞白而已倘臣鄰皆如此則奏議何取焉肅宗知其淺陋故語竇憲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固於當時已有定價如此人才將何著述史記一書功在十表猶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源班固不通旁行却以古今人物強立等差且謂漢紹堯運自當繼堯非遷作史記廁於秦項此則無稽之談也由是斷漢為書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間隔自高祖至武帝凡

六帝之前盡竊遷書不以為慙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之後資於賈逵劉歆復不以為耻況又有曹大家終編則固之自為書也幾希往往出固之胷中者古今人表耳他人無此謬也後世衆史修書道旁築室掠人之文竊鍾掩耳皆固之作俑也固之事業如此後來史家奔走班固之不暇何能測其深淺遷之於固如龍之於猪奈何諸史棄遷而用固劉知幾之徒尊班而抑馬且善學司馬遷者莫如班彪彪續遷書自武昭至于後漢欲令後人之續已如已之續遷既無衍文又無絕緒世世相承如出一手善乎其繼志也其書不可得而見所可見者元成二帝

贊耳皆於本紀之外別記所聞可謂深入太史公之奧闡矣凡左氏之有君子曰者皆經之新意史記之有太史公曰者皆史之外事不為褒貶也間有褒貶者褚先生之徒雜之耳且記傳之中既載褒貶善惡足為監戒何必紀傳之後更加褒貶此乃諸生決科之文何施於著述殆非遷彪之意况謂為贊豈有褒詞後之史家或謂之論或謂之序或謂之銓或謂之評皆效班固臣不得不劇論固也

又曰顏師古解漢書所以得忠臣之名者以其盡之矣漢書未經顏氏之前凡幾家一經顏氏之後後人不能易其說縱有措辭易說之者如

朝月曉星不能有其明也

詳見經錄左氏傳條下

容齋洪氏曰班固著漢書制作之工如英莖成韶音節超詣後之為史者莫能及其髣髴然至後漢中所載固之文章斷然如出兩手又曰顏師古注漢書評較諸家之是非最為精盡然有失之贅冗及不煩音釋者其始遇字之假借從而釋之既云它皆類此則自是以降不煩申言然有字義不深祕既為之辟而有數出至同在一板內再見者如項羽一傳伯讀曰霸至於四言之此類繁多不可勝數顏自注叙例云至如常用可知不涉疑昧者衆所共曉無繁翰墨殆與今書相矛盾也

後漢書凡十卷志三十卷

晁氏曰宋范曄撰十帝紀八十列傳唐高宗令章懷太子賢與劉訥言革希元等作註初曄令謝儼撰志未成而曄伏誅儼悉蠟以覆車梁世劉昭得舊本因補註三十卷觀曄與甥姪書叙其作書之意稱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如此者又謂諸序論筆勢放縱實天下之奇作往往不減過秦論常以此擬班氏非但不愧之而已其自負如此然世多譏曄創為皇后紀及采風俗通中王喬抱朴子中左慈等詭譎事列之於傳又贊辭佻巧失史之體云

陳氏曰按唐藝文志為後漢史者有謝承薛瑩

司馬彪劉義慶華嶠謝沈袁山松七家其前又有劉瓛等東觀記至曄乃刪取衆書為一家之作其自視甚不薄然頗有略取前人舊文者注中亦著其所從出至於論後有贊尤自以為傑思殆無二字虛設自今觀之幾於贅矣又曰志三十卷晉祕書監河內司馬彪紹統撰梁刻今平原劉昭宣卿補注曄本書隋唐志皆九十七卷今書紀傳共九十卷蓋未嘗有志也劉昭所注乃司馬彪續漢書之八志爾序文固云范志今闕乃借舊志注以補之其與范氏紀傳目別為一書其後紀傳孤行而志不顯至本朝乾興初判國子監孫奭始建議校勘但云補

六借闕而不著其為彪書也館閣書目乃直以百二十卷併稱曄撰益非是今考章懷注所引稱續漢志者文與今志同信其為彪書不疑彪晉宗室高陽王睦之長子多所注述注莊子及九州春秋之類是也

朱子語錄曰劉昭補志於冠幘車服尤詳前史所無

水心葉氏曰前漢雖有太史令司馬遷以為百年之間遺文古事靡不畢集紬石室金匱自成一家然朝廷之上本無史官可攷班固亦不過綴緝所聞為書賴其時天下一家風俗稍質流傳不至甚謬要之兩書之不可盡信者亦多矣

至後漢始有史官東觀著說前後相承范曄所以能述史於二百年之後由有諸家舊書也然東漢雖有著記而當時風俗之質則不如前漢而所載多溢詞又胡廣蔡邕父子竟不能成書故一代典章終以放失范曄類次齊整用律精深但見識有限體致局弱為可恨耳其序論欲於班固之上增華積靡縷貼綺繡以就篇帙而自謂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蓋宋齊以來文字自應如此不足怪也

三國志六十五卷

晁氏曰晉陳壽撰魏四紀二十六列傳蜀十五列傳吳二十列傳宋文帝嫌其略命裴松之補

注博採羣說分入書中其多過本書數倍王通
數稱壽書今細觀之實高簡有法如不言曹操
本生而載夏侯惇及淵於諸曹傳中則見嵩本
夏侯氏之子也高貴鄉公書卒而載司馬昭之
奏則見公之不得其死也他皆類此但以魏為
紀而稱漢吳曰傳又改漢曰蜀世頗譏其失至
於謂其銜諸葛孔明髡父而為貶辭求丁氏之
米不獲不立儀廡傳之類亦未必然也

陳氏曰壽書初成時人稱其善叙事張華尤善
之然乞米作佳傳以私憾毀諸葛亮父子難乎
免物議矣王通謂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黜異
端然要為率略松之在元嘉時承詔為之注鳩

集傳記增廣異聞大抵本書固率略而注又繁
蕪要當會通裁定以成一家而未有奮然以為
已任者豐祐間南豐呂南公銳意為之題其齋
曰袞斧書垂成而死遂弗傳又紹興間吳興鄭
知幾維心嘗為之鄉里前輩多稱其善而書亦
不傳近永康陳亮亦頗有意焉僅成論贊數篇
見集中而書實未嘗修也

水心葉氏曰陳壽筆高處逼司馬遷方之班固
但少文義緣飾爾要終勝固也近世有謂三國
志當更修定者蓋見注所載尚有諸書不知壽
盡取而為書矣注之所載皆壽書之棄餘也後
生誦讀不詳輕立議論最害事

續後漢書四十卷

廬陵貢士蕭常撰周平園序略曰陳壽身為蜀人徒以仕屢見黜父又為諸葛亮所髡於劉氏君臣不能無憾著三國志以魏為帝而指漢為蜀與孫氏俱謂之主設心已偏故凡當時禘祭高祖以下昭穆制度皆略而弗書方且乞米於人欲為佳傳私意如此史筆可知矣其死未幾習鑿齒作漢書春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以蜀為正魏為篡謂漢亡僅一二年則已為晉炎興之名天實命之是蓋公論也然五十四卷徒見於唐藝文志及本朝太平御覽之目逮仁宗時修崇文總目其書已逸或謂世亦有之而未之

見也幸晉史載所著論千三百餘言大旨昭然劉知幾史通云備三道則曹逸而劉順本朝歐陽脩論正統而不黜魏其賓客章望之著朝統論非之見於國史近世張栻經世紀年直以先主上繼獻帝為漢而附魏吳于下方皆是物也今廬陵貢士蕭常潛心史學謂古以班固史為漢書范曄史為後漢書乃起昭烈章武元年辛丑盡少帝炎興元年癸未為續後漢書既正其名復擇注文之善者併書之積勤二十年成帝紀年表各二卷列傳十八卷吳載記十一卷魏載記九卷別為音義四卷惜乎壽疏略於前使常不得追記英賢憲章于後以釋裴松之之遺

恨也

文獻通考卷一百九十一

文獻通考卷一百九十一

